

翠袖乾坤

查小欣

鄭中基與蔡卓妍由相戀到隱婚四年保密度極高，狗仔隊千方百計也只偷拍到蔡卓妍保母車駛入鄭中基居住的豪宅，直至兩人傳出離婚消息，方知道他們原來是在美國註冊的合法夫婦，據說消息由阿弟身邊的好友踢爆，原因不明。

鄭中基為何高調拖大肚女友出巡？

鄭中基亦火速與電視主播余思敏結婚，成為第六人加進鄭中基、阿Sa、陳偉霆、Angelababy和黃曉明的「前度情人關係鏈」中，相比之下，是六人中人氣較低的一位。鄭中基一如以往，將戀情低調，沒如陳偉霆和Angelababy般高調拍拖，不過紙包不住火，他與余思敏的戀情迅速被踢爆，余思敏跟鄭中基十分合拍，對於戀事，就算是所屬的電視台其他節目訪問她也要她做回應，她也不吝回答，關於他倆的新聞隨着他們的低調也靜下來，卻忽然傳出余思敏懷有鄭中基骨肉，並已主動跟電視台解約，匿居起來，以及跟所有傳媒界的朋友斷絕聯絡。

對歷史的寬容

琴台聚

彥火

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五年落實改革返北京，艾青沉默了二十年，一九七八年復出的他，又重新寫詩。從滿佈荊棘道路走出來的艾青又信心百倍地寫道：「如今，時代的洪流把我捲到一個新的充滿陽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長鳴聲中，我的生命開始了新的航程。」這就是艾青及他所煥發的艾青精神！艾青一直主張，作家是應該講真話。溯自一九四二年三月投奔延安的艾青，《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丁玲的邀約，為「文藝副刊一百期紀念」寫文章。

天言知玄

楊天命

溫總的夫妻相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太太的相片最近在網上熱傳，兩人被喻為甚有夫妻相。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夫妻相是指夫婦的容貌相似，但其實其定義最少還有另外兩種，而且每種也各有優點及缺點。先分析相貌似這種夫妻相的特點。這種相格給人一種「天生一對」的感覺，從實際的相格而論，相近的相格確實也代表兩人的性格、背景及經歷亦會較為接近，故此亦較易走在一起。不過，這其實是好處，但也有可能是缺點：例如高格相性格剛烈，獨斷獨行，如果兩個這樣性格的男女走在一起，婚後的相處相信很難不出現問題。另外如果兩個眼帶桃花而又優柔寡斷的多情種子結為夫婦也未必是好事。

一個人的祖國

隨著飛機升上天空，中國的景色逐漸退向遠方。三個半小時以後，飛機抵達釜山。在走出機艙的瞬間，我朝中國的方向望了望。除了海水和雲，甚麼都沒看見。甚至，不能確定所望的地方是不是中國。三個小時之前，中國就是我的衣食住行，就是我的酸甜苦辣，就是我的妥協和鬥爭。現在，她已退向遠方，只可遙望，不可觸及。無論如何，中國都再次成為我的故鄉和遠方。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前夕，我寫過名為《去遠方》的詩歌：在遠方，在遠方/總有什麼在遠方/遠方令我神往/我要去遠方。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遠方就是故鄉之外的地方。它閃爍着詩意的光芒，長久地吸引着我。在遠方的召喚下，我每隔幾年就要走向陌生的城市，不斷體驗身心遷移的奇妙感受。喜歡猛然將自己拋到新的世界，像魚一樣的沉沒到新的生活中，與從未見過的人和物結緣。此後的二十年間，我在哈爾濱、上海、杭州、南京、深圳等多個城市居住過，擁有了數個第二故鄉。不過，這些第二故鄉都在中國版圖內，上面居住的也幾乎全都是說漢語的同胞。

異鄉客必然思鄉。一旦祖國退向了遠方，你就會把回憶當作自己最重要的事業，癡癡地回憶在故鄉生活的情景。記憶中的一切都被虛化了，在白日夢和黑白夢中反覆升起。所有你熟悉的事物(包括破敗的古屋、廢墟、荒野)都會閃爍着詩意的光芒，被反覆安置在記憶的慢鏡頭中。在思鄉者的回憶中，中國就是各種各樣的地方，就是油條、熱乾麵、粵式早茶、二鍋頭、青島啤酒、狗不理、老火靚湯，就是鬧哄哄的鄉下集市，就是窗台上都坐滿了觀戰的老式電影院，就是你昔日的生活之流，就是你身在故土的日子。遊蕩世界多年，我終於明白了自己既沒有來世，也沒有前生。我就是這個身體。身體只有一個故鄉。每當在異國的街頭挺進時，故鄉的意象時常在恍惚間包圍我。我試圖觸摸這些熟悉的事物，卻只觸及到了異國的存在。這是種奇異而無辜的感覺：身體離開祖國的疆域以後，我就不得不生活在別人的祖國裡。昨天，中國還那麼堅實和生動，現在卻變得無法觸及。我伸出手，抓到的是異國的物件。邁開腿，踏上的是別人的故土。走在路上，遇到的是以前被我稱為外國人的人。這時，我更真切地體會到了環境概念的意義。以前，我喜歡說保護環境之類的话，彷彿環境是面對我的弱者。現在，環境就是環繞、包圍、決定我的存在，就是我當下必須服從法則和命運。儘管我長著一張世界臉，走到哪裡都會被當作本地人，但我依然時時刻刻意識到自己是外國人。每個外國人都有自己的後方。那就是他的祖國。他本來身處祖國之中，現在卻面對着她。從在祖國之中到與祖國兩兩相對，他與祖國都因此凸顯出來。此刻，祖國就是你一個人的祖國，是你一個人的守護神。正是這種直接的對應關係使遊子更加珍視祖國的意象。他會故意忽略祖國的不足，強調其仁慈、強大、美好。以批評為業的我同樣不能超越這種遊子心理學，無法克服其中隱藏着的利己動機。在中國

的祖國變成了說外語的外國人，開始與祖國兩兩相對，中國變成了你一個人的祖國。2002年春天，剛到美國訪問的我被異域生活的萬花筒所吸引，興奮地奔赴各種各樣的聚會，忙碌中彷彿忘記了自己身在他鄉。在一次聚會上，有位白人教授對我說：「我從未聽見過外國人講這麼好的英語」。這是恭維之語，但我並未感到興奮。「外國人」這個詞猛烈地刺中了我的心，我突然明晰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身份，意識到自己在別人的國土上用別人的母語說話。回到住所後，望着牆上的中國地圖，我不由自主地講起漢語中的方言來。儘管我嘗試了許多誇張的語調，可周圍依然沒有任何反響。沒有聽眾的演講很難向前推進，我很快靜了下來，回想在國內說話的情景。生活在中國首先意味著生活在漢語中。如果說漢語是水，那麼，我就是水中的魚，可以在數不清的詞語中暢游。由於話講得太流暢了，人們有時會故意製造障礙，用繞口令、謎語、方言來難為對方。每當有人在這些障礙面前表現笨拙，大家就會發出會心的笑聲。在漢語的疆域中，我們都是局內人。此時，誤解即理解，障礙也是橋樑。到了異國他鄉，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陌生的詞語有如心靈之間的路障，阻礙着你和他人的交往。生活在陌生的語言中，如同行走在佈滿路障的沙灘裡。於是，人們會像擱淺的魚似的拚命尋找水源。此時，會說漢語的人都是你的親人，你會隨時願意與他們在語言中相濡以沫。語言是心靈的家。在漢語被當作外語的地方，以漢語為家者注定了永遠的異鄉客。他可以尋找說母語的機會，但這並不能改變他的異鄉客身份。

義工勢力

五月到六月，有兩個和親人有關的節日，一個是母親節，一個是父親節。在這兩個節日裡，獨居長者和單親家庭，最是一每逢佳節倍思親。據新聞報導馬會義工隊成員，特別到東華三院的一愛烘培麵包工場，跟隨工房內一班智障學員，學習烘培愛心曲奇餅。義工隊把這些愛心曲奇，送到葵青等地，派發給獨居長者、兒童院的住院兒童、和單親及基層家庭，表達節日的愛心。這使我想起早前在台北閉幕的「花博」報章說「花博」舉行期間，共有三萬多義工參與，成為一股創造殊榮與功勞的隊伍。更使我想起香港在東亞運期間，那些投入服務的義工，以及為義工進行專業訓練的義工工作發展局。這些專業和個人，創造了一股力量，製造出傳奇令人敬佩。

我想，我們常常談到黑社會，提起的是黑社會的勢力，令人害怕。那麼，如今的義工隊伍那麼強大，為甚麼不能形成一股義工勢力，讓社會更為美好呢？也許過得十年八年，人人對勢力這兩個字眼，就會改變原有的負面印象，成為美好的字眼，當社會人人都說義工勢力時，社會就充滿關懷和愛心，勢力代表的，不就是良好嗎？最內地，因為中國在城市化的大潮和民工趨勢下，留守在鄉村的兒童和老人，高達六千萬。這些兒童和老人，最缺乏的，是親人的關懷和愛心。如果有義工勢力，形成一股返鄉農村的浪潮，把愛與關懷常帶進農村，悲歌就變成愛之喜悅的樂曲，在全中國高奏。所以，我期待，義工勢力早日興起。

影人北上的影響

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已屬一不能逆轉的事實。目前北上發展的，最受歡迎的當然是一線的大導演，如徐克、陳可辛和劉偉強等，他們的作品往往為中港合作作品的重要旗幟，也是全年中的矚目作品。他們的作品即使不用國際化來形容，最肯定也是對全球不同的華語市場而發，我認為那肯定就是「最大公約數」的道路——即即是「盡量迴避實指式的內容背景，此所以古裝武俠片得以一直為導演所好，也正是「去地域化」的一種表現，二就是來折衷主義，各自把一些標籤符號放在電影文本中，大家來妥協一下。當然風險是有機會出現三不像，造成於各方也不討好的情況。當然也有實幹派以徹底融入內地市場為己任，如葉偉民的《人在囧途》。以上的導演「北上」，對香港電影的直接影響是令到他們的作品「香港本土色彩」大為稀釋，對觀眾而言入場會失去了「尋根」的樂趣，但同時也在醞釀學習轉變的過程——那即是說以上的大勢，乃人所共知的市場流向，此所以觀眾也被迫開始學習透過電影去認識中港的文化差異來。